



荀子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
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
則因之而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
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
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
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
為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
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

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耐古字通也性傷謂之病節遇

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

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

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

敢為竒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

其一人莫敢為竒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

修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

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竒辭起名實亂

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需亦皆亂也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修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

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

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

者為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

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

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

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

音清濁調竒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竒味以口

異香臭芬鬱腥臊洒或為酸奇臭以鼻異疾養倉初

楚陵二熱滑敏與澀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

愛惡以心異說為聽誤也脫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

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

官之當簿而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

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

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

害之知其實者之異名也故使其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其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

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

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有時而欲徧舉之故

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

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

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

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而為

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一實狀變而實別為異者謂之

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見侮

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熟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其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

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發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

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願願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袂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未思寤兮大占之

不慢兮禮義之不衍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悲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會之矣外是者謂之詘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己實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諧諧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則

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之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

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

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
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
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无寡
豈爲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
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
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
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
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
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
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

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
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
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
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
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
猶以兩易一也奚得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
爲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
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
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

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
 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
 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噉也假問
 而噉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
 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
 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
 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
 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絕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
 謂以己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
 唇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
 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庑蒙蓐尚机
 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
 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
 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
 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荀子第十六卷終

荀子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人之性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
 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
 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
 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
 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
 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
 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櫟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

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復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者也。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偽之情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

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之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饑

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

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謂人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

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

僞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之相與也。若是則

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此論者貴其有辨。今其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括之生。爲杓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

也。杓木必將待隱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譬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

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禁。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然則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繫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

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

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

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

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諱。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母用。折速粹熟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修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也。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

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義。恬禍而廣解。苟不恤是非。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一作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宵。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騶騶。騏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叙。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

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愉。志無所詘。形

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心。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

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

人切惜莫懲此之謂也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勅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任子胥而不能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

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敦慎
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
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
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荀子第十七卷終

荀子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請成相世之矧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
相何俛俛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
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
義距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
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
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廢愚以重愚闇以重
闇成為桀世之災如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

意大其園圍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
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譏人歸比干
見劄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庶民懷世之禍惡
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徒穆公任之疆配五伯六卿施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
綴基畢輪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譏人周
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
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
之極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脩
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勢直而用世
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
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
寧明德慎罰國爭旣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君子
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
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
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
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廢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
良辨其妖孽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
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汜利兼愛德

施均辯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
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能
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
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沈內不
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
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粳爲樂正
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
辟除民害逐其工北決九河通十一渚疏三江禹傳
敷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華陶橫革直成
爲輔契玄王生昭胡居於砥石遷下尚十有四世乃

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階舉牟光道
古賢聖基必張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
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及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
指不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
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
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
美豈獨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
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
惡忌妬功毀賢下歛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勢任

用讒夫不能制孰或為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
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
當亂世欲秉對言不從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
到以獨鹿弃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
託於成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
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
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
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
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
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脩之者榮

離之者厥孰他師刑稱陳守其垠下不得用輕私門
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祖明有基主好論
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
請參化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
有節稽其實信証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
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
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鉞披
滑汨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公察
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賦篇第二十六

矣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
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
而伯無一焉而古之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
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
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
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
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澹澹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君子以脩垢以空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

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秦臣
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
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
邪法禹舜而不能掩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
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
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
君子之知 知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
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攝禮兮其相逐而反也印

印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損五采備而成文往
來懽懽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
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
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窕入郄宄
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訖者與往來懽懽
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
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
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雲賦

有物於此儻儻讀如其蟲之儻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
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爲

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
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
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
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
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
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
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蠶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
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雜以成文章卓以能合從
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溥不見賢良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
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
達而剽趙掉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
翼反覆其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簪以爲父管
以爲母旣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箴賦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
日暮晦盲幽闇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及見從橫
志愛公利重樓䟽堂無私罪人愍革武兵道德純備
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教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螭龍爲蜺蜺爲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

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詳也拂乎其欲
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
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念也聖人
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及辭其小歌也念彼
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
服矣琬玉瑤珠弗知佩也雜布與錦弗知異也問嫫
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
爲聰以危爲安以言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卷之十八

第廿五

荀子第十八卷終



